

浅析活动理论视角下大学英语教材使用困境

王海燕, 王岚

东北石油大学外国语学院, 黑龙江 大庆 163000

DOI:10.61369/ETI.2025110019

摘 要 : 大学英语教材作为实现英语教学目标的核心载体,在新时代背景下被赋予工具性与人文性双重使命,服务于国际化人才培养与“四新”建设需求。在大学英语教学中,教材使用活动系统中存在六大要素的协同失调:学生主体自主学习能力不足、教材客体内容与实际应用脱节、师生共同体互动协作匮乏、工具形态单一且技术支持薄弱、规则层面评价机制与教学目标脱钩、劳动分工中角色定位模糊等问题。这些困境相互交织,形成结构性矛盾,制约了教材作为中介工具的有效性。对此,本文从六个维度提出相关建议,包括激发学生主体意识、增强教材内容适用性、构建师生学习共同体、推进教材数字化转型、完善素养导向评价体系及重塑师生角色分工,以促进教材从“知识载体”向“发展中介”转变,提升大学英语教学效能。

关 键 词 : 活动理论; 大学英语教材; 学生主体; 教材使用困境

Analysis of the Dilemma in College English Textbook Usage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Activity Theory

Wang Haiyan, Wang Lan

School of Foreign Languages, Northeast Petroleum University, Daqing, Heilongjiang 163000

Abstract : As the core vehicle for achieving English teaching objectives, university English textbooks have been entrusted with dual missions of instrumental and humanistic significance in the new era, serving the needs of cultivating international talents and advancing the "Four New" initiatives. Within the textbook usage system of college English education, six elements exhibit coordinated dysfunction: insufficient student autonomy in self-directed learning, disconnect between textbook content and practical application, lack of collaborative interaction between teachers and students, monotonous tool formats with inadequate technical support, evaluation mechanisms divorced from teaching objectives, and ambiguous role positioning in labor division. These intertwined challenges form structural contradictions that constrain the effectiveness of textbooks as intermediary tools. To address this, the paper proposes six-dimensional recommendations: stimulating student agency, enhancing textbook applicability, building teacher-student learning communities, promoting digital transformation of textbooks, refining competency-oriented evaluation systems, and redefining role divisions between educators and learners. These measures aim to transform textbooks from mere "knowledge carriers" into "development mediators," thereby improving the effectiveness of college English instruction.

Keywords : activity theory; college English teaching materials; student-centered; the predicament of using textbooks

引言

大学英语教材是大学英语课堂教学内容的主要载体,同时也是高等教育阶段实现英语教学目标的重要依托。《大学英语教学指南(2020版)》明确此类教材需兼具工具性与人文性,既要系统培养学生的听、说、读、写、译等语言技能,融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又要通过基础、提高、发展三级课程体系满足不同专业学生差异化需求,且整合现代信息技术构建立体化资源体系。新时代下,教材需突破过度市场化局限,借人工智能实现个性化适配,服务国际化人才培养与“四新”建设,最终实现从“教教材”到“用教材教”的转变^[1]。然而,当前教材研究多聚焦编写与评估,对学生使用层面的研究尚未形成体系;且过往教材使用研究多围绕教师视角展开,鲜少关注学生如何使用教材。鉴于大学英语教材在高等教育国际人才培养中的重要中介作用,探究学生使用教材的困境,既能助力学生合理高效使用教材,也能辅助教师针对性指导,进而优化学生学习体验与效果,提升教材使用效率,故对其开展研究具有重要意义。

作者简介:

王海燕(1979.03-),女,黑龙江大庆人,教育学专业双硕士学位,副教授,主研究方向:大学英语教学、高等教育学、学术英语、翻译等;

王岚(1999.08-),女,四川南充人,教育学硕士,研究方向:教材使用方向。

一、活动理论及适用性分析

（一）活动理论的含义与发展

活动理论是以“活动”为基本单位研究人类行为的社会文化理论。活动理论的发展经历了三代，第一代以维果茨基为代表，针对当时心理分析和行为主义“一统天下”的心理学研究局面，提出“主体—客体—中介”三元模型，强调中介工具的调节作用^[2]；第二代以列昂捷夫为代表，加入了规则、共同体和劳动分工要素，活动分析情境从个体扩展到了集体；第三代以恩格斯托姆为代表，凸显出对文化多样性的敏感性，超越了单一活动系统和学校封闭的学习状态的局限，提出了学习者集体和高级学习网络的概念。构建了人类活动系统模型，这一模型包含主体、客体、中介工具、规则、共同体、劳动分工六要素，注重多元活动系统之间的互动与对话，为教材使用等教育实践提供了理论工具。

（二）活动理论与大学英语教材使用的适用性分析

活动理论在探讨学生使用大学英语教材方面具有较强的适用性。首先，活动理论有系统性的分析框架，与教材使用研究有高度的内在契合性，因此对学生在课堂中使用教材具有实践指导意义，能够全面审视各类要素及其关系。其次，活动理论具有中介物调节作用原则，学生使用教材是学生将教材作为学习行为的工具和生成使用流程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学生与教材进行双向互动与意义建构。最后，活动理论具有矛盾性，活揭示教材使用并非孤立行为，而是受到教学目标、课堂规则、师生互动等多重情境因素的影响。因此活动理论本研究提供了适切的理论基础。

二、活动理论视域下学生使用大学英语教材涉及的要素

基于活动理论框架，学生使用大学英语教材构成一个完整的学习活动系统，包含三大核心要素与三大中介要素。核心要素涵盖作为行为主体的学生、作为客体的学习内容与任务，以及由师生构成的共同体；中介要素则包括教材及相关工具、教学规则与课堂劳动分工。各要素相互关联，共同影响教材使用成效。

（一）核心要素

主体是指教材的使用者，教材的直接使用主体指学生，教师是引导性主体参与指导。在学生使用大学英语教材的过程中，他们通过与大学英语教材的互动实现预定的英语学习目标，以及提升相应的能力。客体是指为达成学习结果而设计的学习任务和内 容，其直接指向学习结果。共同体是指为达成目标而涉及到的人际关系，在学生使用教材进行学习的过程中，发生在课堂上就会涉及到师生、生生之间的人际关系。在教育共同体里，教师与学生之间的关系尤为关键，他们通过参与学生的英语学习过程，提供必要的支持与反馈，从而促进学生语言能力发展与认知建构。

（二）中介要素

工具作为实践活动的中介物，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在学生使用大学英语教材的过程中，工具教材本身及其配套的数字资

源、学习平台与辅助设备，是知识传递与能力训练的重要媒介。规则是指促进或阻碍英语学习活动顺利进行的条件，在学生使用大学英语教材中是指与具体任务相关的班级规则、教材使用规范、英语学习评价标准，这些规则共同构成了英语教学活动的规范框架。劳动分工则是指为了提高英语课堂效率而进行的角色分配和任务划分，它体现了教学中教师与学生的角色定位和职责界定。

（三）各要素之间的协同模型

由上可知，学生使用大学英语教材的活动涉及三项核心要素和三项介质要素。主体与共同体在规则约束下，借助工具支持，通过合理分工共同作用于客体，形成协调有序的活动子系统，从而形成学生使用大学英语教材的活动系统模型（见图1）。各要素使整个系统的功能得以充分发挥，提升了学生的英语学习成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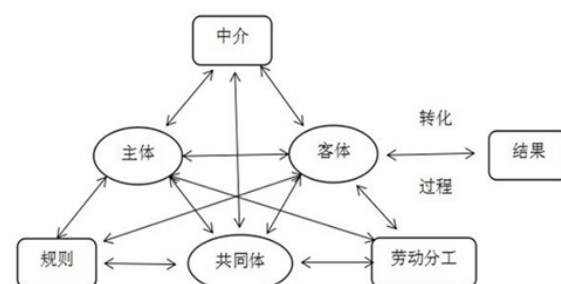


图1 学生使用大学英语教材的活动系统模型

三、活动理论视域下学生大学英语教材使用的困境

基于活动理论系统分析框架，结合既有实证研究成果，本研究从六个维度剖析当前大学英语教材使用中存在的结构性困境。

（一）主体层面的困境：学生自主学习能力不足与动机缺失

学生在教材使用过程中普遍表现出较强的依赖性，主动建构知识的能力较弱。李亚新通过双问卷设计及SPSS数据分析发现，主体要素中的“个人动机”对教材使用效果的影响占比高达44.6%，反映出学生自主使用教材的意愿普遍不强^[3]。徐锦芬、邓巧玲基于4486名非英语专业大学生的问卷调查显示，学习者教材使用能动性整体处于较高水平，但其内部维度存在显著差异，学生在教材使用中的个人能动性明显低于关系能动性与建构能动性，呈现出“被动响应多于主动探索”的典型特征^[4]。

（二）客体层面的：教材内容与实际应用脱节

大学英语教材在内容设计上与现实语境和专业需求关联较弱，导致学习内容与实际应用之间出现断裂。研究证实，教材任务的真实性与难度梯度对学习动机具有显著影响。但当前教材在使用中存在双重错位：约33.7%的学生仅依赖基础策略完成教材任务，难以实现跨文化交际、学术英语等高阶目标；同时，约40%的学生因教材内容难度不适而降低参与意愿，反映出客体与主体能力及需求之间的适配失衡^[5]。因此教材的难易程度，以及是否符合主题需求和教学目标，都会影响学生的教材使用效果。

（三）共同体层面的困境：师生互动与同伴协作不足

教育共同体在主客体适配中发挥关键中介作用。教师对学生

的教材使用指导不足，学生之间也缺乏基于教材内容的知识共享与讨论，影响了教材在共同体中的中介作用。在教学实践中，生生之间围绕教材内容的深度交流与协作不足，缺乏有效的协作学习机制。课堂观察显示，“低质疑度”现象普遍，学生之间难以形成有效的认知碰撞与意义协商，限制了教材内容的多维开发与集体建构。

（四）工具层面的困境：教材形态单一与技术支持不足

尽管教材形态趋于多元化，但纸质教材仍占主导地位，配套数字资源使用率偏低^[3]。数字教材在资源整合、平台友好度与个性化支持方面存在显著短板，部分研究甚至指出其可能导致认知意向裹挟、身份认同困境等“数字化”现象^[6]。在工具使用与教材任务绑定时，学生课堂参与度可以提升40%以上，但研究同时发现，工具使用存在“形式化”倾向，仅23%的学生能运用元认知策略整合工具与教材内容，多数停留在浅层次辅助功能的使用^[7]。最终造成学生学习能力局限发展，教材的效用也未能完全体现。

（五）规则层面的困境：教学评价机制与教材使用脱耦

当前教学评价体系以考试为主要导向，忽视对学生教材使用过程的关注，进而导致学生倾向于“应试化”使用教材，忽略其在人文素养与综合能力方面的培养功能。此外，学校对教师的绩效评价机制亦间接强化了教材使用的功利导向，影响教师对教材使用过程的指导重心^[8]。

（六）劳动分工层面的困境：角色定位模糊与任务分配不合理

教学过程中教师主导性过强，学生处于被动接受状态，缺乏对学习过程的自主调控。尽管师生角色在形式上较为明确，但教师作为“教材使用组织者”的职能履行效果不佳。任务设计未能充分体现学生个体差异，导致部分学生在教材使用中被动边缘化，难以实现个性化发展。教师教材使用培训的缺失进一步加剧了上述问题。

综上，大学英语教材使用困境并非孤立存在，而是活动系统中六大要素相互影响、共同作用的结果。这些困境共同揭示了一个核心矛盾：教材作为中介工具的预设功能，与它在实际学习活动中所发挥的有限效用之间存在着显著差距。一方面，困境体现在系统内部各要素的失调上。另一方面，这些要素层面的矛盾又彼此强化，构成了一个结构性的困局。例如，应试化的规则会进一步抑制学生的主体动机，而单一的教材形态则会加剧共同体协作的匮乏。因此，任何试图优化教材使用的努力，都不能仅仅着

眼于单一要素的修补，而必须采用一种系统性、整体性的改革思路，致力于打破各要素之间的负向循环，推动整个活动系统向更高效、更协同、更以学生为中心的方向演进。唯有如此，大学英语教材才能真正从静态的知识载体，转变为动态促进语言能力与人文素养协同发展的有力中介。

四、相关建议

基于活动理论的系统分析框架，针对前文所述困境，提出如下优化建议，以促进学生与教材的有效互动，提升教材使用效能。主体层面，通过设计项目式学习任务，将教材内容与真实语境相结合，增强学生学习动机。鼓励学生制定个性化学习计划，培养其元认知策略运用能力，实现从“被动接受”到“主动建构”的转变；客体层面，推动教材内容与专业需求、现实语境的深度融合，增加学术英语和跨文化交际素材比重。建立教材动态更新机制，及时反映语言发展与社会变迁，提升内容的真实性与实用性；共同体层面，构建师生教材使用共同体，通过小组研讨、同伴互评等活动深化对教材内容的交流。加强教师对学生教材使用策略的指导，建立常态化反馈机制；工具层面，开发具有自适应功能的立体化数字教材，整合多媒体资源与智能学习工具。构建一体化学习平台，优化用户界面与交互设计，提升技术对个性化学习的支持力度；规则层面，建立多元评价机制，将过程性评价与终结性评价相结合，关注学生在教材使用中的参与度、协作质量与能力发展。弱化应试导向，强化教材人文性目标的实现；劳动分工层面，推动教师从“知识传授者”向“学习设计者”转变。赋予学生在教材使用中更多自主权，根据个体差异设计分层任务，实现个性化发展。还要促进各要素形成良性互动循环，从而全面提升教材使用效能。

随着人工智能、大数据等技术的深度融合与教育理念的持续演进，大学英语教材的使用生态将迎来系统性重构。未来研究可进一步探索活动理论框架下教材使用与新兴技术的协同机制，探索人机协同的教学模式、数据驱动的个性化适配路径，以及智能环境中跨文化交际能力的培养范式。同时，应加强对教材使用活动系统中各要素互动关系的量化研究，构建更具解释力与预测力的动态模型。通过持续的理论创新与实践探索，大学英语教材有望真正发展成为支持终身学习、促进全面发展的智慧型中介工具，为中国高等外语教育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实支撑。

参考文献

[1] 束定芳. 构建服务国际化人才培养与“四新”建设的大学英语课程与教材体系 [J]. 中国外语, 2025, 22(02).
[2] 曾家延. 活动理论视角下学生使用教科书研究 [D]. 华东师范大学, 2016.
[3] 李亚新. 活动理论视角下的大学英语教材使用研究 [D]. 吉林大学, 2023.
[4] 徐锦芬, 邓巧玲. 学习者能动性视域下英语教材使用活动系统模型研究 [J]. 外语界, 2024(02).
[5] 徐锦芬, 范玉梅. 大学英语教师使用教材任务的策略与动机 [J]. 现代外语, 2017, 40(1): 91-101.
[6] 张靖卉. 数字教材何以重塑课堂教学：边界重构、隐忧审视与超越向度 [J]. 电化教育研究, 2024(11).
[7] 武汉大学本科生院. 深研教材促建设，模式创新育英才—WeModel模式的教学实践和思考 [EB/OL]. <https://uc.whu.edu.cn/info/1521/18213.htm>, 2024-07-26.
[8] 祁颖, 谷珍, 王雪燕. 关于我国大学英语教材评价研究的几点思考 [J]. 上海理工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版), 2014, 36(3): 272-276.